

# 精神分析講台

## 自體心理學(之二)

林明雄 許豪沖 劉慧卿 劉佳昌 劉時寧 張凱理 著  
王麗斐 主編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精神分析講台

## — 自體心理學

### (之二)

---

許豪沖 劉時寧 劉慧卿

林明雄 張凱理 劉佳昌 著

王麗斐 主編



**PE**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二)/許豪沖等著.

--初版 -- 臺北市：學富文化, 2004 [民 93]

面：公分

ISBN 986-7840-60-7(平裝)

1.心理治療 2.自我(心理學)

178.8

93020630

初版一刷 2004 年 12 月

---

## 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二)

---

主 編 王麗斐

作 者 許豪沖 劉時寧 劉慧卿 林明雄 張凱理 劉佳昌

發行人 于雪祥

出版者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118 巷 2 弄 20 號

電 話 02-23780358

傳 真 02-27369042

E-MAIL proedp@ms34.hinet.net

印 刷 天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定 價 380 元(不含運費)

---

**ISBN:986-7840-60-7**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主編序

一如承諾，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十二月份的第三個禮拜六，第二屆的自體心理學研討會如期舉辦。在這一天，依舊有近百名對自體心理學有興趣的同好，與我們一起研討與自體心理學相關的一些核心概念與議題。我們也一如之前的自我期許與承諾，於次年將所有研討會的論文內容加以整理、彙編成書。一則是藉此與大家共同分享這一年的學習與成長，再則也希望紀錄我們團隊在自體心理學研習的軌跡。

在此次第二屆自體心理學的研討中，我們共探討了六個主題，依序收錄於論文集。第一篇是林明雄醫師的「由轉移關係到自體客體轉移關係」。轉移關係的概念是精神分析理論的重要核心概念，究竟古典精神分析與客體關係理論與自體心理學三者所認為的轉移關係有無不同？其間差異又在那裡？這是此篇論文所關注的焦點。林醫師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並引用不少珍貴而重要的文獻資料來解讀與佐證，值得對轉移關係有興趣的讀者細細品味。

第二篇是許豪冲醫師的「治療情境中的自體及其變遷」。許醫師第一年針對「神入 (empathy)」與「自體 (self)」概念進行探討，今年則進一步探究於精神分析取向下的個別心理治療情境中所浮現的「自體」議題。許醫師從區辨自體與自我兩個概念開始，進而探討什麼是自戀傷害，以及自體在治療情境中如何呈現與改變的狀況，最後並輔以自體疾患病人的夢境作為實務說明，內容相當清楚而深入。對於希望能有系統、以漸進方式了解自體心理學的讀者，許醫師這兩年的文章，將是很好的起頭。

第二篇則是許慧卿醫師的「女性自體」。過去不少人，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對於 Freud 的女性觀點，提出許多的批判與反對

意見。然而究竟 Freud 當初如何闡示女性的來龍去脈，其實大多數人並不清楚。此篇文章中，劉醫師不但探討 Kohut 對女性自戀的觀點，同時也深入介紹

Freud 對女性心理的論述，其中特別以精神分析理論比較男女孩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客體、主被動與性源帶轉變歷程的異同。此外，劉醫師也進一步分析比較 Freud 與 Kohut 兩者對女性自戀觀點的差異，以協助讀者對自體心理學中女性自體概念的理解。最後劉醫師再提出她個人對女性自體的觀點以為結語。

接下來是劉佳昌醫師的「自體的幻象」一文。劉醫師是首次加入「自體心理學」研討會的報告人。在此篇論文中，劉醫師從一個臨床實務工作者以及多年沉浸在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學習者的身分，提出他個人對自體的幻象(illusion)以及自體心理學概念的分析，其中對自體心理學的自體、觀察模式以及理論幻象等等的反思觀點，值得有意深入研究自體心理學的同好者思索。

第五篇論文是劉時寧醫師的「精神分析的治癒與結束」。去年劉醫師曾針對「自戀障礙的精神分析治癒」進行初步的探討，陳述自體心理學對「精神分析如何治癒」這個核心問題的背景概念進行界定與探討。今年持續此一主題，但更細膩探討與分析一些在精神分析開始到結束期間可能發生的相關議題。在這一篇文章中，劉醫師特別透過比較 Freud 與 Kohut 兩位大師的觀點，來說明自體心理學對可分析個案、治療結束、復發的可能性、本能衝突的安置、潛在衝突的引發等等心理治療歷程中重要概念的內涵。這些概念不僅值得對自體心理學有興趣的讀者閱讀，也值得從事臨床實務工作者運用此架構反思自己對心理治療的治癒與結束的觀點。

最後一篇文章收錄的是張凱理醫師的「Heinz Kohut 生命最後的軌跡」。這是一篇演講稿，由李雅文小姐整理、張凱理醫師審訂。內容主要是張醫師描述 Kohut 生前最後幾年接受 Strozier 訪談的

經驗，以及他抱病進行最後一場演講的歷程。張醫師栩栩如生、感性而詳盡的介紹，除了讓我們對 Kohut 本人及其自體心理學的精神，有更貼近與感動的理解外，張醫師對後進有心想學習自體心理學或古典精神分析的誠心提醒，也令人動容、深刻記得。

整本論文集，由林醫師理性而豐富知識性的介紹，到張醫師感性而誠懇的分享，可謂知性與人性、理智與情感相互交織的一本著作；這是自體心理學的知識精華，也是國內臨床實務工作者於實踐精神分析理論後的自我反思產品，十分值得對精神分析或心理動力取向有興趣的讀者，好好為自己泡一壺茶，靜下心來，然後細細地閱讀與體會。

由於這是第二屆自體心理學研討會的論文，許多在第一屆自體心理學研討會已暢談的基本核心概念，諸如伊底帕斯情節、神入、攻擊本能、治癒...等等概念，已不再此輯論文中重述。因此若讀者對上述概念有興趣、打算深入探究的話，不妨去翻閱「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一）」的論文集，或 Kohut 一系列已被譯為中文之原著，將會有更豐富的學習。最後本論文集得以順利與連續出版，要特別感謝幕後功臣學富出版社的于總經理及其編輯同仁，由於他們的大力支持與協助，我們的夢想才得以實踐，各位也才有機會持續分享我們努力的成果，在此特表謝忱。

王麗斐 謹誌於

台灣師大

2004年11月

# 目次

- 1 由轉移關係到自體客體轉移關係/林明雄 1
- 2 治療情境中的自體及其變遷/許豪沖 107
- 3 女性自體/劉慧卿 149
- 4 自體的幻象/劉佳昌 203
- 5 精神分析的治療與結束/劉時寧 225
- 6 Heinz Kohut 的軌跡/張凱理 253
- 附錄 張凱理醫師演講綱要/張凱理 277

1

**由轉移關係  
到自體客體轉移關係**

(From Transference to Selfobject Transference)

林明雄



## 引言

轉移關係(transference)是個在任何治療學派中遍在的議題，無論它是以什麼樣的名稱，或部分或全部，或直接或間接的來面對它。可知其存在的一個必然相關的問題會是，為什麼相同的學派、相同的治療情境、相同的治療技術內容等等，在不同的治療師之意圖相同的干預下，在個案身上竟引起大不相同的反應結果？轉移關係是區別精神分析與其它心理治療方式的重要議題<sup>1</sup>，甚至也是精神分析學派之間的區別重點<sup>2</sup>。就臨床層面的精神分析而言，必然會希望在臨床上能有對它的重複而明確的經驗，也希望對它的談論，能避免文字堆砌、任意投射、與以迂迴逃避代替了明確說明的面對。本文雖也不可能免除這些限制或類似結果，不過藉著侷限主要目的與經驗於臨床方面，希望能稍減這些影響瞭解的因素。

因為轉移關係的議題，掌握著區分精神分析與其它治療方式之不同的入口經驗的位置，對它的經驗將決定治療師個人在治療實質上的或支持取向、或洞見取向之落足點<sup>3</sup>，以及甚至他所處的學派所在。結果將會在與自己相同之學派夥伴中，與同伴一起對它有日夜相隨的相似熟悉，對別人的學派，也會一起有彷彿很熟悉，但卻是投射下的瞭解，將影響治療過程中對它的處理技術與態度有如南轅北轍，並且也決定了個案是否最終會因著認為被治

---

<sup>1</sup> 在本文中將提到佛洛伊德所指出的，或者維持且運用它，或者將其分析解除，這將成為精神分析與其它暗示的治療方式之最大區別。參考本文圖 1.3。

<sup>2</sup> 包括佛洛伊德首先提出，且最深度熟悉其內容的轉移關係精神官能症，客體關係理論中之分裂的轉移關係，以及自體心理學中的自體客體轉移關係（早先被寇哈特稱為自戀的轉移關係）等，將在這篇文章中區別討論。

<sup>3</sup> 關於支持去取向與洞見取向之別，請參考 Paul A. Dewald 著，林明雄、林秀慧譯「支持取向與洞見取向的心理治療」，2000，心理出版社。

療師所瞭解而留在治療室中，繼續這對自己的艱困探索。雖然隨著時間之輪的不斷向前推進，精神分析中的各治療學派均不得不加入許多的混合，且更不是如古典精神分析時代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獨大，與他說了算的時代之由他大分爲「精神分析與其它暗示（建議）的治療方式」<sup>4</sup>，而在古典精神分析與客體關係理論與自體心理學<sup>5</sup>三者要做區別時，到底治療師自己所指的轉移關係是什麼轉移關係？而又與他人所認爲的轉移關係有否不同？差異又在那裡？而這部分將是本文主要將探討的主題。另外，又或者是更近代且更多元的治療理論模式與學派中所各自定義的各樣的轉移關係定義，以及各自所標示的轉移關係現象之重點表徵，或甚至不以轉移關係的名稱稱之，卻有著精神分析理論中之轉移關係實質的別名，或者既無轉移關係的名稱，其實質也仍隱藏於實務工作的背景，雖然沒有它的位置，但仍然實質的被以某種態度處理了，這些部分對彼此的對話頗重要，但卻不是本文要，或有能力討論的。本文對轉移關係概念的探討，仍要再次強調，主要仍是給臨床工作者的。因爲要由日常生活中雖遍在，但也每個人差異良多的情況中，由淺入深，由臨床之外帶入臨床之內的瞭解這個現象，猶如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第 16 講開頭時的態度，要帶領一般人由「常識」進入臨床的官能症領域時會有的困難，而這超出了作者目前的能力所及。

<sup>4</sup> 如佛洛伊德在「論開始治療——精神分析技術的進一步推薦 I (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Further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I), 1913」Vintage, The Hogarth Press, 1959, Standard Ed., 12, 143, 以及在「精神分析引論」第 28 講 (Standard Ed., 16, 455) 等處中所提到的「只有透過不斷清除它們（成功）所賴的轉移關係，我們才算取得了最終的成功。這個特點乃是分析療法 and 純粹暗示的治療之間的根本區別」。另外，本文以下將以 Standard Ed. 簡稱此英文版的佛洛伊德全集。

<sup>5</sup> 若此人將自體心理學歸類為客體關係理論的一部分，該人亦對於轉移關係的本質之討論，也可省思是否這樣的歸類，以轉移關係這一點來看，究竟是分離獨立，或合為一群的視之，何者較為妥適。

關於‘transference’的一些中譯名詞如：移情、移情作用、感情轉移、轉移關係、傳會、情識等等，其中「傳」或「移」的這種動的因素是個不變因素，而「情」、「關係」、「會」、「識」倒像是豐富它的內涵與可擴充的加成因素了。一方面，一如它在歷史中出現時，慢慢的修正或再加上其它的意義，顯示了地理國別不同時的選字差異和演變，也顯示出不同領域的人在選用來描述它的時候，每個人心理所最在意的特質，這也是件有趣而可另行研究探討的事，但依然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

本文用「轉移關係」一詞來做為中文譯文的用詞，並非認為這是‘transference’之唯一重要特質，而或許更可視為這幾年在此地的精神醫學界中，較被重視之成分的顯現結果。

由謹守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精義之「精神分析詞彙」一書<sup>6</sup>做為開始，它對轉移關係一詞的說明是這樣的：對精神分析而言，轉移關係是一種實現潛意識欲求的過程。轉移關係使用特定的客體，並在特定的關係架構中操作，而與這些客體建立起轉移關係，特別是在精神分析情境的脈絡裡的。在轉移關係中，嬰兒化的初模再浮現了，且帶著一種強烈的當下即刻的感覺來被經驗。精神分析師使用「轉移關係」一詞時，如果未加上其它的限制，指的就是*治療期間的轉移關係*，這有如是一條規則。傳統上認為，轉移關係是精神分析治療的所有基本問題在它上面演出的場域：轉移關係的建立、形態、詮釋、以及解決，事實上定義了什麼是治療。

佛洛伊德對轉移關係的原始描述，首先指的是另一個想法簡單的被做為感受上的置換，主要是一種情感（affect）方面之普遍意涵。後來則加上了對分析師的關係中之早期關係的重覆。而這看法後來也有了相當的修正，因為轉移關係中所經驗到的，不只

---

<sup>6</sup> J. Laplanche and J.-B.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1967,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73, Norton. 中譯本：「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初版，台北市，行人出版社，2000。

是早期的經驗，還包括環繞著主體裡的早期經驗之感受和想法，以及主體對於這經驗的幻想，和對這兩者（即早期經驗和潛意識幻想）的防衛。分析情境刺激了個案的潛意識幻想生活，但同時挫折了個案獲得滿足的要求。個案不記得潛意識幻想，反而將它重覆於轉移關係中，且企圖將幻想再現重演於個案—分析師的關係中。換言之，轉移關係是一種阻抗的行動化之形式，而阻礙了對於被潛抑的記憶的處理。寇哈特（Heinz Kohut, 1913-1981）對這樣的轉移關係和阻抗的看法，做了把自己的見解由其中分別出來的更細緻區分，這在本文稍後將會提及。

克萊茵（Melanie Klein, 1882-1960）學派的客體關係理論學者是在投射的認同的詞彙裡來看轉移關係；他們傾向於視在生命的第一年發展出的幻想（phantasies）之基礎上，將個案對分析師的幾乎任何反應均視為轉移關係。自體心理學學者則特別舉出自體客體轉移關係，其分類的數類自體客體轉移關係，以及與佛洛伊德和克萊茵學派著重的轉移關係之看法差異，將會在本文的後面加以說明。

轉移關係可以是正向的，這時個案會不實際的過度理想化或愛上分析師；它也可能是負向的，這時個案無現實上的原因而不喜歡或恨分析師。

另外，可提醒的是，因著轉移關係這詞彙並非指個案對分析師的反應是基於治療關係裡的現實因素<sup>7</sup>時所發生的；因此，如果治療師忘了一次會談時間，個案可能會對其治療師生氣，若說這反應就是轉移關係的顯現，是不正確的。另外，轉移關係也可存在於分析情境以外的地方，關聯於個案環境裡的其他人，這點也必須認明。故可知，轉移關係的存在與否？以及它的性質為何？

<sup>7</sup> 如佛洛伊德在其最後的文章「分析的有盡與無盡」一文中提到，「並非每個大個案和其分析師於分析期間的好關係都被視為是轉移關係；由去去美的關係是立基於現實。」（佛洛伊德：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1937）Standard Ed., 23, 222。

對於這些指認，也應會有類似於實驗診斷學上的偽陽性或偽陰性的問題之存在事實。

轉移關係把潛意識的關係帶進了現實關係，成為潛意識在現實領域中可被處理的內容，這一點是各學派所共用者。但對其內容的詮釋已有不同。佛洛伊德在為百科全書所寫的論述中，於「精神分析理論的房角石 (The Corner-Stones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一段說到，「有潛意識心智過程之假設，有對於阻抗與潛抑的理論之認知，並充分瞭解性慾與伊底帕斯情結的重要，這些構成了精神分析的主要事物及其基礎。沒有人可不全部接受它們而卻宣稱自己是個精神分析師。」<sup>8</sup>其中第三點的內容，在克萊茵與寇哈特的觀點中都被置換，而與佛洛伊德所認為者大不相同了。轉移關係所涵蓋的內容，橫跨了所提出的三個部分。其中的前兩項是大家在技術上與現象指稱上的用語都仍相同者，但對於第三項，則是各自詮釋自己所著重的內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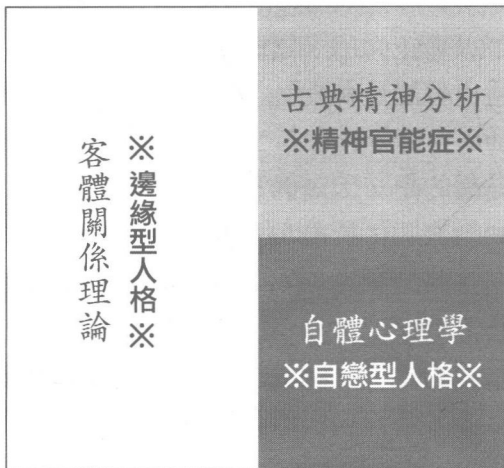


圖 1.1

<sup>8</sup> Standard Ed., 18, 246-8。

本文將由佛洛伊德做為開始來介紹轉移關係意涵的歷史演進，到客體關係理論中的克萊茵學派，再到自體心理學的寇哈特學派，來討論他們三人對於轉移關係的看法間的異同。而對於這三個人的選擇，基本上在於他們的工作內容是更純粹<sup>9</sup>的代表了三種基本上差異極大的類型（請參考圖 1.1），由臨床觀點來看，這樣明確區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三人對所處理的轉移關係確實見解不同，且因而造成了分析治療技術上的明顯差異。佛洛伊德所最熟悉而徹底的，是伊底帕斯情結<sup>10</sup>這三人關係的轉移關係<sup>11</sup>，在其技術中的分析師如空白螢幕般之中立態度，及禁戒（abstinence）的態度，躺椅的使用，與個案這邊的自由聯想，延遲滿足的能力等等，都是重要的。克萊茵的語言所透露出的，貼切於母親—孩童這兩人關係的轉移關係，是想要瞭解邊緣型人格個案時所不可或缺的。她在技術上的嬰兒觀察訓練，積極的來看待兒童的遊戲意涵以及在治療中的重要角色，積極的詮釋等等，相較於古典精神分析，都是很具特色的方式。而寇哈特的語言，則是很細緻的描述出自體客體轉移關係這一人心理學的意涵，對於自戀型人格個案的瞭解與治療，算是無出其右的了，他在技術

<sup>9</sup> 在此，「純粹」的意涵所指的是，其核心臨床觀察經驗是否唯獨以其理論體系才可說明，是否以其治療方式和治療結構才能持續進行治療，並達其它治療方式所不能及的深度，來做為判準的。如此看來，例如佛洛伊德關於精神官能症中的強迫症和歇斯底里症的治療，克萊茵關於邊緣型人格的心靈瞭解，以及寇哈特對於自戀型人格的瞭解治療，都是很難被他人取代而得以配得「純粹」之名的。

<sup>10</sup> 請參考林明雄在「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一）」一書中，「伊底帕斯情結與自體心理學」一文之討論，學富出版社，2003。

<sup>11</sup> 關於佛洛伊德對非三人關係領域之前語言期感受的較為陌生，可以一例來說明。文學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在一封給佛洛伊德的信裡用海洋感（oceanic feeling）一詞來描述神秘的、宇宙的情緒，據羅曼·羅蘭的說法，這是宗教情操的真正來源。佛洛伊德在對此的回應提到，他無法在自己裡面發現這樣的感覺。佛洛伊德（1920）對此提供的一個解釋，是認為是一種退化「至一種自我感受（ego-feeling）的早期階段」，並復甦了嬰兒在學會區分自我和外在世界前，在乳房上的經驗。

上之著重神入，對於面對個案時之細膩琢磨治療單位中的瞭解與解釋，也是極具特色的。其中，由於佛洛伊德是世界上的第一個精神分析師，加上他思考與論述的範圍廣泛，相當多的涉及了後來其他人的焦點觀察範圍<sup>12</sup>，但這些部分對佛洛伊德而言，以他的特定時代背景、個案材料、與他自己不得不的必然受到限制的有限臨床生命，和生理上的生命現實之限制，必然讓他難以完成對每個主題的足夠徹底之臨床觀察。這讓後繼同樣具天份與努力的臨床工作者，得以對這些他所遺留下來未完全探究，或認為不可分析的個案<sup>13</sup>等等，能做出深化或新發現的貢獻。另外，作者在本文中，在強化佛洛伊德對於三人關係為主之對於轉移關係的論述上，將部分借重法國的精神分析師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看法，而這樣的借重，仍然是個臨床的考量。雖然拉岡的文意常是那麼的難懂（特別是他如此的少用案例與淺白的文字說明，而多以濃縮或概念化後的文字為之），但他自己本人所散發出之強烈的父權氣息，與對於回歸佛洛伊德的看法之個人旗

<sup>12</sup> 以焦慮為例，佛洛伊德在「禁抑、症狀、與焦慮（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1926）」（Standard Ed., 20, 77-175）一文中，除了針對 Otto Rank 的生之創傷的做為一切焦慮的依歸與技術對象提出反對的看法，並更確立了自我與原我之伊底帕斯情結的基礎上做出解釋。但作者認為，在佛洛伊德的早期的作品中，也包括了創傷的兒童透過尖聲哭叫引起注意與幫忙，或是兒童處於黑暗中的焦慮等等，這些似乎異於伊底帕斯情結焦慮之詮釋內容，為後來的其它學派對於焦慮的解釋，如生命中的重要客體影響，尤其是兩人關係中的乳房或母親，或者一人關係中之自戀挫折的焦慮等等，留下了可供比較討論的交會點。也就是說，是隨著原慾躍動而來的閹割焦慮，或是擔心客體（母親或乳房）失落的滅絕焦慮，或是對自己存在的認可被威脅而有的自戀焦慮與自體崩解焦慮，這些症狀或類似情境，或者多少被佛洛伊德提過，卻在他個人的生命時限、個人特質（或進一步言，因其特質而有之與個案的配對結果）、時代的樣貌等限制中，被他輕輕帶過，卻由後人來完成，雖然是以或許與佛洛伊德的標準用語有差別的語言來表達完成的。

<sup>13</sup> 例如佛洛伊德於「精神分析引論」第 24 講提到真正的官能症（Actual Neuroses），如神經衰弱（Neurasthenia）焦慮型官能症（Anxiety Neurosis）慮病（Hypochondria）是難以分析的。另外在「精神分析新論」第 34 講，佛洛伊德也提到自戀的與精神病的狀況不宜分析。

幟鮮明的堅持，我想可以稍微減少對於擔心是否會因為難掌握其文意，而對於伊底帕斯情結這三人關係的轉移關係表現之瞭解體會上，可能會不會有所偏離的不安。

因著本文的標題指向，有必要更多討論寇哈特所說的自體客體轉移關係。由於自體心理學已是個具有完整語言體系的學派，故已可直接在其學派範圍內熟悉其各個名詞的定義，及直接在臨床上應用操作即可。但如果要與其他人或其他學派對話，那就不得不先瞭解由佛洛伊德開始之轉移關係的原始意涵<sup>14</sup>，再到自體心理學本身之自體、自體客體的定義，再到兩者結合後之「自體客體轉移關係」新意涵的瞭解。

不同領域對所觀察到的轉移關係現象，會有不同的看法，這現象在它被命名時就已經相當程度決定了將接受這樣定義的人為那些，以及他人對這定義下的現象之看法的分合命運。對這現象命名的臨床重要性是因為，這決定了這個命名的壽命會有多長，以及流傳多廣<sup>15</sup>。在精神分析領域中，其困難在於，一個人要知道自己的經驗的由淺到深，比之要能確知別人者，要來得容易多

<sup>14</sup> 例如與寇哈特在芝加哥精神分析機構曾是同事與協同授課者的 Rubovits-Seitz 也提到，甚至是在寇哈特的工作之「最終且最完全發展的階段裡，寇哈特的佛洛伊德觀點仍顯示出是照亮了寇哈特的調查、概念、和理論」。(Philip F. D. Rubovits-Seitz in Collaboration with Heinz Kohut, *Kohut's Freudian Vision*, 1999, p. xix)

<sup>15</sup> 例如在「反轉移關係」一詞的研究貢獻頗多之芮克 (T. Reik, 1937)，他寫了一整本以治療師如何使用他對個案的情感反應為主題的書，書名為《驚奇與精神分析師》(Surprise & the Psychoanalyst)。後來他以此書為基礎，修改部分章節，並加入二十多章新的內容，在 1948 年完成了《內在之聲》(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 一書。(中譯本，孟祥森譯，水牛出版社) 在這二本書之中，他都沒有使用反轉移關係這個辭彙，而且大概也是因為這理由，他並沒有在任何有關反轉移關係的主要文獻中被提及。(認識反轉移關係——由投射性的認同到神入) (Understanding Countertransference: From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to Empathy) Michael J. Tansey, Walter F. Burk 著，林明雄 林秀慧 譯，2004，遠流出版社，p. 30)。



了。要確知對方所用之字的術語意涵，是何等的難<sup>16</sup>，這可能也是看似相似，也曾經共用相同語言的一群人，後來卻分道揚鑣的原因之一吧。就如在佛洛伊德與克萊茵兩人在伊底帕斯情結一字的瞭解上，即是相同的用字，大大不同的意涵。<sup>17</sup>雖然他們仍是共處於精神分析這個大屋簷下的。

由於現在資訊傳播與獲得的迅速，術語之簡單定義的獲得或朗朗上口，早已不是問題。這其中形成的問題是，每個字詞的深度或力度的瞭解與呈現的困難。對於轉移關係這詞，也同樣的有這困難，對它的感受雖可是遍在的，但對它的澄清，甚至獲得確定的詮釋內容，卻需要越過許多潛意識的關卡，且包括的不只是個案的，也包括治療師自己的關卡。阻抗與退化（或包括寇哈特提出的崩解，以及克萊茵學派中的投射的認同機轉作用下之個案與治療師的掙扎），可提供治療師做為自己身處轉移關係風暴中的瞭解之印證指標。而面對瞭解轉移關係時的這些困難之處理，將表徵出治療師自己的治療哲學之核心態度，或者是尊重現實的，或者是大膽冒險的，或者是保守的。而對於有相當治療時間長度與關係深度的個案而言，則個案與治療師將會在治療過程中，一起共同呈現出其中主要者（當然理想上，因著個案正在學習治療

<sup>16</sup> 以言語表象（word-representation）為例，根據佛洛伊德（1915, 1923），潛意識心智過程和那些前意識或意識的心智過程間之基本差異是，後者已被帶進與言語的聯結；即一個潛意識的意念，是個客體本身的表象，是個事物表象（thing-presentation），而一意識的意念，則已有一個語言的影像依附給它，這個語言的影像得（學習）自他人。……「自我是原我已被外在世界之直接影響所修飾了的部分。」言語表象的依附到心智過程，證明它已被外在世界的直接影響修飾過了（Charles Rycroft,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 2<sup>nd</sup> edition, 1995, Penguin Book）。可以想像，如果所謂確知對方用字的意涵是包括了意識與潛意識兩者，那麼稱之為「難」，是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的。

<sup>17</sup> 請參考林明雄在「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一）」一書中，「伊底帕斯情結與自體心理學」一文之討論，學富出版社，2003。而至於精神分析領域在對於「性」的意涵瞭解不同上所引起的爭執分裂，那就更多了。